

18243 湖南



冷水江市文史资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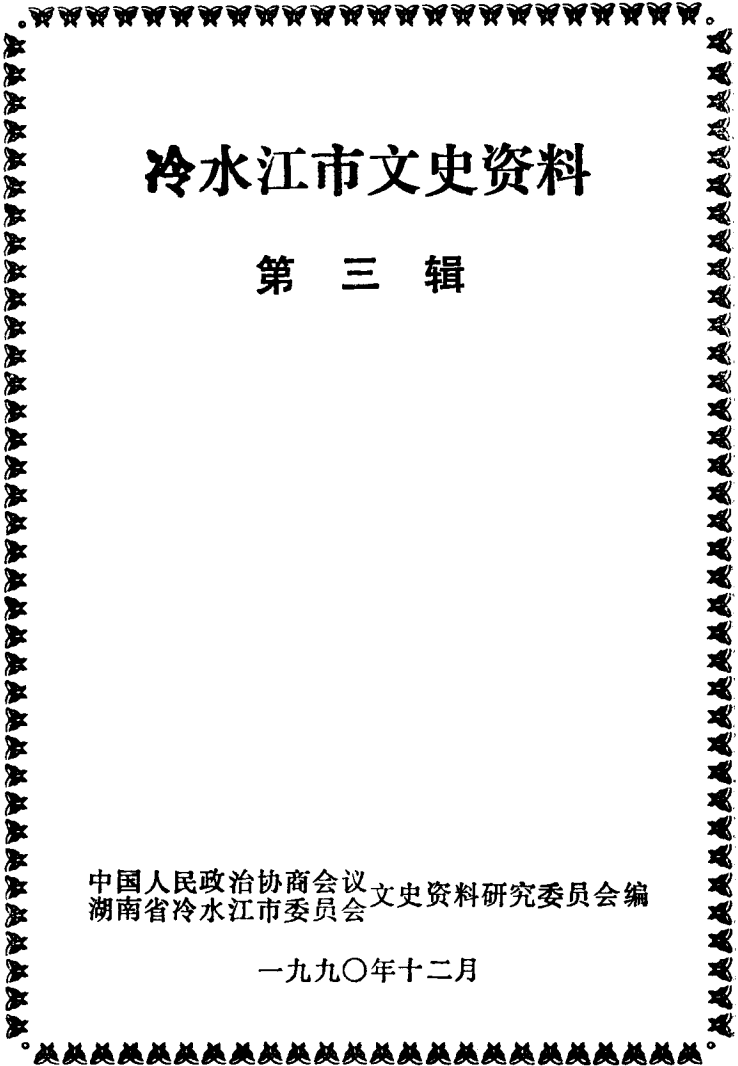
王首道题



90

第三辑

- 谢冰莹与家父严怪愚的深情厚谊
- 父亲的遗嘱
- “浮图关”巧遇蒋纬国
- 莫江吟社诗集序
- 台湾风土人情概要



冷水江市文史资料

第 三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湖南省冷水江市委员会
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

2A38/26

审 稿

钱 岳 鸣

责任编辑

刘夫参 张才希

封面设计

彭啸涛

湖南省冷水江报社印刷厂印刷

1990年12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字数：110000字 印数：1-2000册

▲ 谢冰莹在日本留学



▲ 一九三七年谢冰莹在武汉





《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》

◀ 一九三七平謝冰瑩友助組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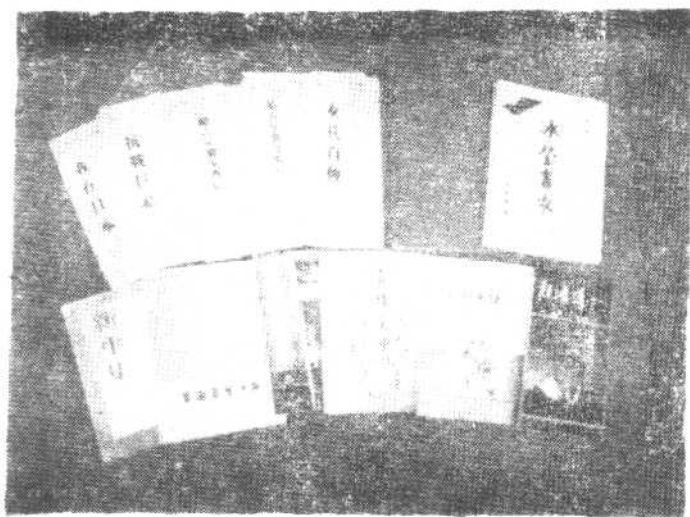
旧金山圣母大厦公寓

▶ 一九八八年謝冰瑩在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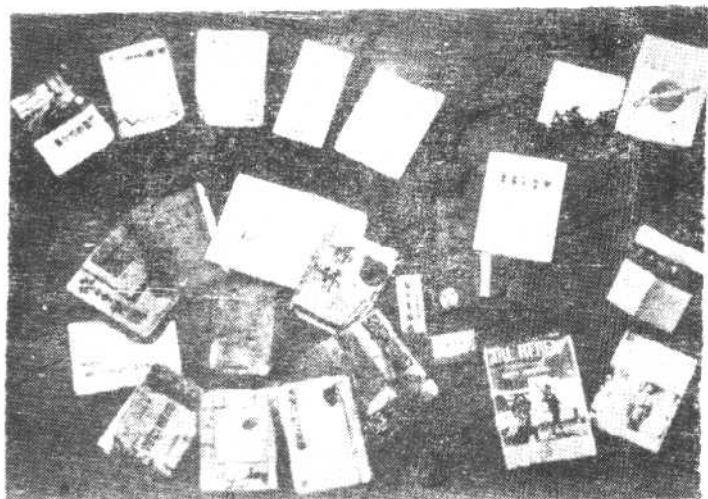
▲ 四十岁的谢冰莹在写作



▲ 谢冰莹作品之一



▲ 谢冰莹作品之二



▲ 谢冰莹作品之三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主	任	刘夫参		
副	主	刘克勤	冯达人	
委	员	胡正山	潘厚代	潘久长
		彭啸涛	刘中天	张才希

目 录

1990、12

人 物 春 秋

- 谢冰莹与家父严怪愚的深情厚谊……………严 农 (1)
回忆我的老师——谢玉芝先生……………姜麦秋 (13)
李抱一与长沙《大公报》……………李景韩 (16)
我的父亲严怪愚……………严 农 (20)
湖南反封建、兴女学的先驱周范华……………余敦质 (30)
女界英豪——苏业绩……………郭质良 (35)
潘绍周教授简介……………市卫生局供稿 (43)
新华社研究馆员苏仲湘……………乐 清 (45)

往 事 钩 沉

- 父亲的遗嘱……………谢冰莹 (53)
柳箕村农民协会始末……………苏象成 (62)
麻溪、沙塘湾的毛板船……………段实凡 (64)
“浮图关”巧遇蒋纬国……………刘克定 (71)
湖南邵阳永和金号大惨案内幕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潘枯周 (76)
夜渡黄河封锁线……………刘克定 (82)
予父予母百龄纪念……………刘脩如 (91)

被俘前后.....李资深（97）

文 化 拾 零

冷水江明清时期的教育.....潘运河（101）

“社学里”这个地名的由来.....段实凡（108）

莫江吟社诗集序.....谢玉芝（111）

风 土 人 情

故乡的过年风俗.....谢冰莹（113）

台湾风土人情概要.....李景韩（120）

谢冰莹与家父严怪愚的深情厚谊

严 农

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先生与家父严怪愚在长期共同的战斗历程中，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。谢冰莹先生比家父长几岁，因而父亲常常亲切地称谢冰莹先生做“谢大姐”。在多年的交往中，他们也确实象一对同胞的姊弟。

1948年，谢冰莹先生应台湾师范大学之聘，到台湾教书去了。后来，定居美国，于是他们之间这种深厚的情谊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，便被中断了。

但父亲常常怀着无限的激情，给我讲起我的亲娘（即干妈，我仅几个月，谢即要父亲让我认她做亲娘）的种种故事。这些充满母爱的故事，对我说来，仅仅是漫满温馨的童话。我只知道，在遥远的异国，有一位白发苍苍慈祥的亲娘。

1983年初的一个晚上，父亲正在灯下给我讲述亲娘有趣的故事。忽然，《湖南日报》一位老编辑，拿着一封信走进我们家里。老编辑摇晃着手中的信，兴冲冲地说：“怪愚，谢冰莹给我们来信了，到处在打听您的下落”接着，这位老编辑在灯下展开一张洁白的纸，充满激情地给我们念

严农系我国著名记者严怪愚先生的儿子，现任湖大邵阳分校老师。

起信来。

“《湖南日报》总编辑先生：

你们好！

我想与你们谈一件萦绕在我心头几十年的—件往事，并想得到你们的帮助。

在大陆，我有一位老朋友叫严怪愚。解放前，他是国内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，曾被誉为‘中国八大名记者’之一。我想，这位记者你们一定知道或认识的。从1948年起，我就一直未与他通讯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，我亦难于打听他的下落。

现在，‘四人邦’已被打倒，据很多侨居美国的华侨介绍，已有打听到他下落的可能，因而，我特地给你们寄来这封信，恳请你们替我查一下严怪愚的下落。十分感谢。

敬 祝

编安！

谢冰莹上

1983年1月5日”

我们静静地听着这位老编辑读着谢冰莹的来信。我发现，从不流泪的父亲即时腮边挂了两行晶莹的泪水。听完信后，父亲望着我轻声地说：“鹿儿，我正在患手疾，不能动笔，你先替我给你亲娘写一封回信吧。”于是，我立即伏在灯下，写出了我第一封给亲娘的信：

“亲爱的亲娘：

给您写信的，是您挚爱的小亲崽——鹿鹿。您写给《湖南日报》探询家父情况的来信，已由《湖南日报》转给了我们。家父是含着热泪读完您这封来信的。他由于近患手疾，

暂不能给您写信，因而只得先要我代他回您一信。家父与您自1947年分别以后，时常挂念着您及您们一家。他经常抽空给我讲述您的故事以及他与您之间的深情厚谊。这种深厚的友谊，使我们做晚辈的深为感动。大概也正是他对自己所有朋友及亲人这种深沉的挚爱，才使他跨过了自己人生中的一道道难关，渡过了逆境中一个个险滩。现在，家父的境况已经有了根本好转。因而，他又拿起自己久搁的笔进行写作了。我现在情况也很好。目前在一所大学里教学，业余时间，也动手写点东西，以后有可能，这些东西当寄请您提出宝贵意见。

寄上您回赠给我父亲、母亲的一张我刚八个月上有您题词的照片，做为留念。

敬祝

安康！

严农（鹿鹿）敬上

1983年2月5日”

不久，我便收到谢冰莹先生的复信，信中字里行间热情洋溢，充满一位长辈对晚辈的挚爱，复信全文如下：

“亲爱的小农：

收到你2月5号来信，好象在做梦一般。过了几十年，我还记得你小时候，你多么可爱，现在一定更可爱了！你有几个宝宝了，他们也在邵阳工作吗？你该叫我“姑姑”才对。令尊和令堂大人，我还没有和他们通信，因为眼睛痛，不能写字、看书，所以很感痛苦，请你原谅！

我的三嫂住在长沙，你给我的信，最好请她转，如她可以的话，我请她告诉你。

祝你
全家安康！

代我问你令尊万福金安。

谢姑姑

1983年4月21日”

不久，父亲手疾痊愈，便亲自给谢冰莹先生去了一封信，信中回忆了他们之间昔日在一起工作和写作的景况，叙述了他自己目前工作的情况。谢冰莹先生接信后，立即给父亲写了回信，回信全文如下：

“怪愚：

36年来，第一次读到你的信，看到你那熟悉的笔迹。就好象听到你那豪爽的笑声，看到你那活跃的身影一样；读着你的信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。这一切的一切，真象在梦中一样。

我们分别时，都还是精力充沛的中年，现在，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了。回想起我们一起在岳麓山共同讨论文章，在长沙南门口妙高峰相邻而居的情况，该是多么令人激动！现在这一切的一切，只能永远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了。

我十分想回老家来看看你和你的一家，只是，我的身体目前很不好，前些日子又摔了一跤，因而，只能待身体好一些以后才能回老家看望你了！

寄上我在美国写的回忆岳麓山的文章一篇，岳麓山的秋山红叶，永远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页。

请代我向全家及国内的老友问好！

祝你
身体健康!

冰莹

1983年7月5日”

从此，这两位中国文坛上昔日的挚友，便重新建立起了频繁的通讯联系。父亲也更系统地给我讲述了他与谢冰莹先生之间的故事。

1936年春末，父亲带着母亲由长沙北门迁至南门外妙高峰下南村二号楼上，隔壁住的便是谢冰莹先生和她的“维特”（谢先生称自己爱人为“维特”）。这栋房子的楼下还住着体育家曾福盛先生（曾先生解放后在北航担任体育教研室主任，是我的老师）和历史学家罗元鲲先生。谢、曾、罗都是新化人，父亲是邵阳人。那时，这一带人统称“宝古佬”。当时，“宝古佬”三个字，含有“凶暴”、“横蛮”之意。因而，他们居住的南村二号，被长沙的一些人称之为“凶宅”。其实呢？他们居住在一起，相处得非常融洽，和邻居的关系也十分和谐。谢冰莹先生常笑着对父亲说：“我们相处得很好嘛！这哪是‘凶宅’啊！应当叫做‘睦宅’啊！”父亲则诙谐的说：“这就要看我们对什么人‘凶’了！”当时，谢冰莹和父亲对旧社会的那些“遗老”、“遗少”确实是十分“凶”的。这大概是当时长沙一些被他们刺痛的人，要称他们的住所为“凶宅”的根本原因吧！

父亲当时常常对长沙的一些朋友说：“我们的谢大姐真像一团火，谁接近她，谁都会一身发热。”父亲和母亲从北门搬向南村二号，刚一到，她便风风火火地为我父母搬家

具，系着围裙布置房间，洒水扫地，甚至打水洗脸，真象久别重逢的朋友。

这时，母亲正怀着我，整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谢冰莹先生每天都关切地跑到母亲房间里来，象一位亲姐姐一样，劝母亲多下床，作作活动，常常强迫母亲起来，亲自扶着母亲在楼下空坪里慢慢散步。并常常象一位热心的婆婆告诫我父亲：“怪愚哟，你一定要干涉她呀！整天这样躺在床上，血液不流通，，轮到生育时很可能发生困难，不要粗心大意呀！你们这些男人！”父亲这时只是笑笑，有这样一位大姐在身边，他当然放心得很。

开始到南村二号时，由于相互之间还不太熟悉，父亲称她做“谢先生”，她也称我父亲做“严先生”。不过，对于我母亲，她则直呼其名“姚家芳”。后来相处日子一长，她便称我父亲做“严大哥”，父亲称她做“谢大姐”。相互之间如同亲姐姐和亲弟弟一样，十分亲切随便。

在谢冰莹先生的精心照料下，我终于十分顺利地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人间。父母和谢冰莹先生一商量，决定给我取了乳名叫“鹿鹿”。谢冰莹先生对我父亲说：“希望他长大以后象鹿一样温驯和善良。怪愚，这头小鹿，就认我做干妈吧！”父亲、母亲都乐呵呵地同意了。于是，她十分认真地给我买了很多玩具，其中有一只很大的睁着纯真大眼的鹿，遗憾的是当时只有几个月的我，并不会亲热的叫她一声“亲娘”。认了干妈以后，她便每天将襁褓中的我抱到她屋里去，伏案写一会，又逗我玩一会，胜过带自己的亲儿子。有一次停电了，她划了一根火柴来看我，不小心将火柴掉在我的脸上，烧起了一个小泡，她整整心痛了好几天。

一天，带我的保姆和她家的保姆在厨房里打了一架。于是，父亲当晚便将这位保姆辞退了。第二天早晨，父亲正在读韩愈的《送董邵南序》，她俯在父亲读书的窗前，歉疚地说：“严大哥，实在对不起，等我另外雇到了保姆，才能将这个保姆辞退！”父亲说：“为什么一定要同时辞退两个人呢？”她说：“那还成个道理？”两天以后，她终于把她的保姆辞退了。父亲笑着对我母亲说：“这个女作家这么认真，同时还懂得一点世故呢？”

1936年9月，长沙《力报》正式创刊，父亲担任该报副刊编辑兼采访主任。第一个索稿的人，自然是邻居谢冰莹先生。她毫不犹豫，马上写了一篇叫《三十分钟的会见》的散文，父亲将它发表在《力报》副刊的创刊号上。接着又将自己的力作《毛知事》交我父亲首先发表。父亲兼编《市民日报》副刊，她也全力支持，写过不少小说、散文。上海、天津的“才子”们看了，起哄道：“你们看，谢冰莹，路末途穷，在长沙卖起一块钱一千字的文章来了！”她见了这些无聊的文章，只是笑笑说：“内地的报刊不支持，难道我国的文化事业只能集中在天津、上海吗？”

其实呢？父亲他们这些办报人的报刊初创经费十分困难，连一块钱一千字的稿酬都不曾送她，她为我父亲主编的副刊写稿，完全是为友谊而尽义务。

有一次，父亲写了一篇关于湘剧艺人生活的特写，在这篇文章里，提到了她，为了行文的方便，违背了新闻原则，在文章中说：“谢冰莹看了湘剧的高腔戏，连连摇头说，吵死人！吵死人！锣鼓敲得已使人发昏，还要加上几个人的合唱，真不知出自哪本经？”上海一家叫《西风》的杂志，全